

莫迪 ◎ 著

金钱
WEALTH

现实
REALITY

高雅
ELEGANCE

DREAM
梦想

腐烂
CORRUPTION

DESIRE
欲望

摇摆 1999

在现实与理想间摇摆，
在金钱与欲望中迷失。



NLIC29709070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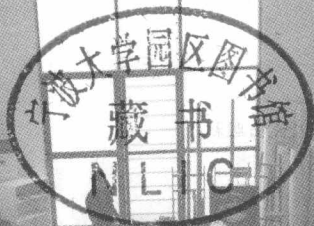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摇摆

798

莫迪 著

莫迪 著



NLIC2970907094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摇摆798 / 莫迪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222-10979-7

I. ①摇… II. ①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2047号

摇摆798

莫迪◎著

策 划: 英特颂·阎小青

责任编辑: 周 琼

责任编辑: 唐 俊

特约编辑: 刘 婧 石中玉

责任印制: 段金华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经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开本	680mm×980mm 1/16
印张	16.75
字数	270千
版次	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0979-7
定价	29.80 元

经销电话: 021-56551515

1989

目录

引子.....	1
---------	---

第一部 喧嚣

一 佩皮尼昂车站	7
二 苦艾酒.....	21
三 新娘.....	38
四 帝国主义准艺术家.....	53
五 圈子.....	70

第二部 摇摆

- 一 集体辞职·····89
- 二 一画成名·····109
- 三 巴黎，微雨·····132
- 四 记忆的废墟·····147

第三部 裸奔

- 一 危机前兆·····169
- 二 拍卖风波·····195
- 三 不伤离别·····223
- 四 原点·····244
- 尾声·····258

引子

水晶灯的金色暖光充满了设在酒店地下一层的拍卖会场。又寂又静，座无虚席。

几个人走进来，西装革履，气质中上，看样子像是在附近写字楼上班的白领。他们在后排看了看就走了，可能因为正在拍卖的那幅岳敏君的光头佬油画估价等于他们十年的年薪，实在令他们尴尬。

百万富翁一般会先入场，找好自己觉得舒服的位置。他们算是当代艺术品拍卖场里入门级的学生，能将拍卖图录上的作品倒背如流。他们凝神关注、竖耳倾听，但不怎么真出手。

千万富翁不会一个人出现，身边总要围上几个艺术经纪人。拍卖场第一排或最后一排是他们最爱的位置，百万以下的艺术作品多是被他们拍下。

亿万富翁？他们根本就不会来。对某件看上的作品，他们要么早委托了拍卖行工作人员出价，要么远程遥控，让拍卖场里不断响起电话铃声。

而我，穿着件三百块钱的大衣，攥着一只高仿Chanel¹手袋，混在人群

1 香奈儿，法国品牌。

之中。

屏幕上映出一幅油画，以黑褐色为基调，笔触凌厉。一个头发如尖锐芒刺般的男子，正用阴郁的眼神回敬注视他的人群。

“严启1998年的油画《肖像2号》，起拍价六百万。”拍卖师说完，环顾下面的坐席。

我举起了号牌。

“好，六百万有人出价了，六百五十万有吗？”拍卖师迅速回应。

右前方有人举起了牌子。

“好，前面1809号出价六百五十万。”拍卖师语调利落。

我又举起了牌子。

“刚才出价六百万的小姐现在出价七百万。还有哪位要加价吗？”拍卖师捕捉到了台下坐席中的动作，“好，后面有位先生出价了。3412号，价格七百五十万。还有愿意加价的吗？八百万有吗？”拍卖师问道。

没有人举牌。

“七百五十万，没有加价的了吗？”拍卖师的语气里带着鼓励，“七百五十万一次，七百五十万两次……”

我只好又一次举起了号牌，左手不安地摩挲着我的高仿香奈儿手袋的银色金属链。

“好，还是刚才那位小姐，2772号，出价八百万。”

大厅里响起了一阵掌声。

当然，这是一个多么鼓动人心的壮举！在金融危机日益严重、拍卖公司成绩雪崩的情况下，有人肯出价八百万购买一件当代艺术作品，对拍卖场里的人好似打了一针鸡血。

感觉到众人的目光，我本能地把头低下去。

“八百万一次，八百万两次……”

拍卖师终于重重地敲下了木槌。

“成交！八百万，卖给2772号这位小姐！”

掌声再次响起来。

我接过工作人员递过来的单子，在上面匆忙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下面一件作品，韩沐的油画《他者》……”

我的身体震了一下，目光迅速投向大屏幕。

屏幕上纠缠在一起的无数人形，像被一只巨手拂过，形体撕裂、边缘锋利，而色彩如同沉积的沙砾，既厚重又琐碎。

“起拍价三十万……”

他画这幅画的时候，连像样的工作室都租不起，把画布铺在我租的房间的地板上涂抹油彩。那个时候我们做梦也不敢想，这幅画的时候还在担心“浪费颜料”的画，今天在拍卖会上的起拍价是三十万。

有好几个人同时举起了牌子。

我把签好的单子塞进手袋里，系紧了围巾，蹑手蹑脚地向大厅出口走去。

出门的一瞬间，拍卖师落槌。

我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下屏幕，上面定格的价格是六十五万。

我甩了甩头，希望把他的形象从脑袋里甩出去。之后，我匆匆走出酒店大门，钻进一辆出租车。

PART 1

喧 器



一 佩皮尼昂车站

1

直到火车开动，我也没想明白为什么要去见韩沐。他是一个朋友的朋友，几天前在MSN上聊天的时候，那个朋友把他的电子邮件给我，说他也住在法国南部，可以互相联系一下。

经不住朋友的再三建议，我礼貌性地给韩沐发了封邮件。意外的是，他的回邮十分热情，还邀请我去他所在的城市佩皮尼昂。超现实主义大师萨尔瓦多·达利的故乡菲格拉斯离佩皮尼昂很近，他说如果我去的话，可以同游菲格拉斯。

从我所在的军港城市土伦到与西班牙接壤的佩皮尼昂，坐火车需要大约五个小时。我从火车站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六点了，法国南部的阳光依然保持着一天中最后的透彻和热烈。

二等车厢内人不多，除了查票的列车员外，没人走动。

三种颜色在车窗外交替而过：树叶厚重的绿、海水浅淡的蓝和被阳光包裹的屋顶反射的带有金属光泽的橙。这些好像直接从颜料管里挤出来的颜色，让人联想到印象派画家经常使用的那些鲜艳的色彩，原来，它们并不是画家的创造，而是这里本身就有的。

我把注意力转回到手中的书上。

书的封面是一幅玫瑰色裸体女人的油画，灵动的笔触堆叠出的肉身丰厚圆润，具有雕塑一样坚实的体积感。女人两腿之间充斥着叫嚣的紫色，暖烘烘、湿乎乎的欲望似乎随时能冲破那团紫色嘶鸣而出。

我看的是意大利画家阿米迪奥·莫迪里阿尼的一本传记。和二十世纪初生活在法国蒙玛特尔高地的大部分艺术家一样，他多情、贫穷、怀才不遇。他的画和他漂亮的脸蛋儿一样让人心生欲念。可惜上帝的宠儿从来短命，他没能活过 30 岁，只留下那些长颈无瞳的肖像画，让亿万富豪们一掷千万也无怨无悔。

晚上十点多，一个年轻男人上了车，坐在我身边。

“Bonsoir¹。”他主动打招呼。

在法国生活了将近两年，我早就习惯了陌生人之间的问候，侧过脸看了他一眼，回了一句“晚上好”。

“你去佩皮尼昂？”他问。

“对。”我打量了一下这个男人，他大概二十多岁，深亚麻色的短发，琥珀色的眼睛，五官非常清秀。

“我家就在佩皮尼昂。我叫阿莱克斯。”

这有点搭讪的意思了。我对他笑笑，但没说话。帅哥固然让人视觉愉悦，但是在法国，我见多了帅哥，时间长了，感觉他们看起来都一个样，都是荷尔蒙分泌过剩，只知道soirée²的金毛动物。

“你是中国人吗？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他不放弃。

“我是中国人。”我没告诉他我的名字，没有必要，也没有欲望。

他看了一眼我手中的书，“莫迪里阿尼……我很喜欢他的画。”

我的心一动，转过头，第三次打量了一下这个年轻的法国人。他看着莫迪里阿尼画作的眼睛里透露出一种温情，而这种情绪触碰到了我心中柔软的某处，让我扔掉自我保护的盔甲，开始回应他的攀谈，甚至破天荒地告诉了他手机号码，而他也在下车和我告别时说：“如果你有时间，请你喝咖啡。”

在我两颊分别轻吻了一下之后，他快步走出了车厢，消失在人流中。

1 法语：晚上好。

2 法语：派对。

不会再见到这个也喜欢莫迪里阿尼的男人了，我心想。法国男人，浪漫来得快，去得也快，这是一种深藏在这个民族天性里的东西，像街边房子的波浪形屋檐，也像法国女人精心搭配的衣裙上的蕾丝边，赏心悦目但经不住时间的考验。

出站口有一群人，我很容易就在他们中间发现了一张东方面孔，只是这张面孔让我有点迟疑。

说心里话，我一直觉得韩沐这个名字很老气，加上他是山东人，我脑子里莫名其妙就生成了这么一个形象：三十岁左右，个子不高，敦实且无趣。

可是我看到的这个人大概二十五六岁，个子有一米八，很瘦，单眼皮细眼睛，不能说是个帅哥，但是有种特别的气质。他穿着灰色的短袖衬衣和黑色的裤子，头发有点长，微皱着眉，两眉间有浅淡的纵纹。这让他看上去有一种距离感，并不像我朋友描述的那么容易接近，也不像邮件中给人的感觉那么热情。

那人也看见了我，在我们对视的几秒内，他没说话，把目光移向了别处。

也许他不是韩沐，我一边想，一边走出了车站。高大的椰子树在橘色的街灯旁投下暗影，一条笔直的大道向前延伸，尽头消失在夜色中。只有一家小旅馆和几家卖土耳其烤肉的小店还亮着灯。

从车站出来的人很快上了出租或被接走。我站在外面等了一会儿，再也没看到任何东方面孔。眼看周围的人越来越少，只好走回到刚才那人面前。

对方愣了一下，突然开口问：“你是莫小夜？”

我连忙点头：“你刚才没跟我打招呼，我还以为你不是韩沐。”

“我以为你不是中国人。”

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类似的话，我的五官轮廓比较深，形成原因或许可以追究到五胡乱华的那个时期。

“我住的地方离这儿不远。”他示意我跟上。

我们一前一后走出了车站。

韩沐走得很快，我觉得自己要保持一种介乎快走与小跑之间的速度才能勉强跟上。他永远在我前方大概一米左右的位置，即使我们偶尔交谈，

也从来没有并排过。二十分钟后，我已经走得快岔气了。

“还有多远？”我呼哧带喘地问。

“快了。”他回过头答了一句，仍然没有放慢速度。

我觉得胃开始疼起来，在车上吃的东西纠结成了坚硬的一团，堵在腹腔中间。

他还是连头都不回，迈开长腿健步如飞。

就在我差点抓狂大喊“走慢点会死啊”的时候，他在一座四层高的楼房前停住，掏出钥匙打开了房子的白色木门。我把冲到嗓子眼的话咽了回去，跟着他走上狭窄的、吱嘎作响的木楼梯。

韩沐的房间大概有二十平米，双人床、衣柜、小书桌、椅子、书架，加上一个窄小的带着洗手池的隔间，再无其他。墙上的壁纸泛着黄色，屋顶的吊灯也泛着黄色，感觉很像小旅店的廉价房间。暖色调容易让人慵懒，不明亮的灯光则如同一团雾气，散发出裹挟着陈旧味道的暧昧。

“不好意思，房间很小……你喝茶吗？”他打开电热壶的开关。

我见他坐在了唯一那把椅子上，只好坐在了床上。

水很快就开了，他递了一杯茶给我。龙井的清香在房间里弥漫开来。到法国之后，我已经快忘记了茶香。这里的街道上只有咖啡的香气，醇厚、黏凝，足以将人包裹。

“一会儿我睡哪儿？”我说出了进屋后就一直想问的问题。

“原本楼下有一间空房，我跟房东提前打了招呼，说有朋友过来，临时住两天。但是正好有个西班牙留学生要租，房东就答应了。没办法，人家要赚钱……你看这样行吗，你睡床上，我睡地上？”

我瞟了一眼地面，那上面铺着一层勉强可以称作地毯的东西，颜色为可疑的暗红色——当然，可能最早是大红色。家具已经占满了屋子的大部分空间，如果一定要打个地铺的话，也只有铺在门和床之间那条狭窄的地面上。

“你睡地上？不太好吧……”我于心不忍。

“你要是不介意，咱们就都睡床上，我尽量靠边。前一阵也有个朋友过来玩，女的，我们睡的就是一张床。国外就这条件，大家都得凑合一下……你不用担心，我不会怎么样的。”说到这里，他可能觉得有点尴尬，呵呵地笑了两声。

“……好吧。”我想起和同学一起去巴黎玩的时候，为了省钱，几个男女就住在小旅店的一个四人间里。

不过说归说，等我真正躺下的时候，还是觉得浑身不自在。这是我第一次跟一个陌生男人躺在一起，所以死命地绷着劲儿，连动都不好意思动。

“睡不着？”躺在床另一边的韩沐问。

“嗯……不习惯。”

“没事，放松些。”他的语气听起来好像无所谓，“其实这已经很好了。上次我那个朋友来的时候，隔壁住的不是现在这个越南小子，是个保加利亚女人，还是个学唱歌的。有天晚上，她带了一个男的回来，两个人折腾了大半夜。那女人也真够行的，叫床的声音全楼都听得见，第二天见了我，还跟没事儿人似的，倒是我和那朋友夜里尴尬得要命……”

真佩服他的坦然，陌生男女躺在一起，还能若无其事地大谈女人的叫床声。不过这样的确有效，我慢慢放松下来，加上好几个小时的旅途和刚刚“竞走”后的疲惫，我很快就睡着了。

2

第二天起床之后，强烈的阳光把小屋照得一片通明，我才注意到墙上挂了几张很小的油画，隐约能看出是一对男女在做爱，只是姿势各不相同。

“这就是那晚保加利亚女歌手‘演唱’后的成果。夜里我没怎么睡，她在隔壁叫，我就睁眼看着屋顶。外面路灯的光打在天花板上，吊灯的影子一直在有节奏地晃动……不过，也许只是我的幻觉。”看见我打量墙上的画，韩沐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道。

我凑近去看其中一幅——倾斜的半个书架，位于画面中间、球体一样的灯影，还有把腿盘在男人腰间的女人。一个被高温烫融的夜，时间、空间、肉体都混成了一团流质。

“再大些会更有感觉。”我直接说出了心里的想法。

“穷啊，在法国画不起油画，这几张小画的成本就快一百欧了。”

“你在国内是学油画的？”我问他。

“对，我是鲁迅美院油画系毕业的。”

“在这儿学什么？”

“在美院读四年级，相当于国内的研一。”他顿了顿，“其实在法国的美院学不到什么真东西。我来这儿就为了多走走看看，特别是欧洲各国的美术馆。对我来说，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画画，还不如在美术馆里看一幅名作十分钟。上次，我去巴塞罗那的米罗美术馆看了他的原作，真的太有收获了。”

“我们什么时候去菲格拉斯？”听他提起美术馆，我想起应该尽早定一下去达利美术馆的时间。

“你要是时间不多，我们明天就去。如果你不着急，也可以多住两天。住这楼的学生们周末要搞个soirée，我们可以一起参加。”

“明天就去菲格拉斯吧，住你这里毕竟不太方便……”我实话实说。

“那我们现在就去买明天的火车票，顺便带你逛一下市中心。”

于是，我们出发去车站买了转天一早到菲格拉斯的火车票，接着在佩皮尼昂不大的老城区逛了一下，最后又去了海边。

我坐在温热的沙滩上，韩沐坐在我身后。

“你……有刺青？”他突然问。

我这才意识到T恤太短了，坐下后，他刚好能看到我后腰的纹身。

“嗯。”我敷衍地应了声。

或许女人后腰上的纹身总会给人情色的暗示。我能感觉到韩沐盯着那几朵蓝色的鸢尾花看。

“你觉得佩皮尼昂怎么样？”他转换了话题。

“比土伦更热烈一些，也许因为和西班牙靠得很近，感染了拉丁民族的热情……”

“我觉得自己像个游魂。”他突然说。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转过头去看韩沐。他表情严肃，目光投向远处的海面，眉心的纵纹变得更为明显。

“为什么？不喜欢这里？”

“不属于这里。”

“……那你属于哪里？”

“不知道……也许哪儿都不适合我。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误入这个世